鮚埼亭集外編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非堂先生姓全氏初名大霦字惏韜後名大震字二何先宮詹公次子也宮詹長子舍人才筆華縟而先生更橫厲宮詹晩年嘗撫先生嘆曰此奇兒也吾家文章之寄其在斯乎壻於陽羨吳氏故巨富資妝數萬金隨手而盡放浪湖海不可一世遂成窶人所至有殘杯冷炙之嘆卒以客死若中其所著東皇集散佚不傳李杲堂

輯其詩僅得數十首先公復加搜訪始得四卷而古文無存矣顧杲堂所作先生傳則於其大節有未及者先生初入京其上世門舊尚多顧心非韓退之上書求售不肯自通長安米貴始大困吳尚書生白李尚書稽仲江翰林桂北皆力吹噓之於是施相國存梅招之東閣是時奄人方盛相國依阿奉命而已先生乃謂之曰閣下當有以制權璫而顧爲權璫制乎卽令如茶陵之於逆瑾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白其心跡況未能耶竊爲閣下危之相國以是不喜待之驟衰先生謝曰一介書生閣下卽麾而去之非所怨也遂不復往周御史昌晉陳

御史朝輔皆待先生厚然先生以其附奄也槩斥之於是進試順天皆不得售已而朝政一新先生大喜有極陳時政疏將投匭會亦有不慊於中者嘆曰尚非其時也拂衣南歸自是不復入京關西許次龍者亦豪士贈先生詩有曰横犀貫玉高車馬不見厰臣並陛下如今天子恕異常開口要進虞與唐闔君萬言書滿紙草成不上果何以抱璞荊山每見擯折箠千鈞羞再進紀其事也嗚呼先生所自立如此而杲堂僅以詩人目之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生於萬歷某年月月卒於崇禎某年月日以宮詹任子恩入太學葬於贈宮詹公墓旁子

一美閑先生最工書兼喜畫醉後掃雪呵霞隨意揮灑老筆頹唐至今戚黨中尚多有之其銘曰

有才撥天如同甫嘗曾詆龍亦其伍不屑大魁節更高布衣何妨獨千古孤墳四尺東湖東夜有精光降白虹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吾鄞之全氏自宋太平興國中侍御府君由錢塘來卜居城南之桓谿十六傳而遷城中檢討府君始以篤學懿行稱人師侍郎府君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直道不容外遷府都和州府君以慈惠之政歷守南畿爲循吏應山府君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展其用祖望之高

王父也應山府君伯子諱大和字介石別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裒孫別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祖望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別號北空他山府君兄弟皆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見江上事不可爲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句東之人遠在天末尚頗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焉而吾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東最稱荒僻而吾家有田十畝在童嶴又爲東湖萬山之中人跡罕至欲避地焉王父時年十六

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王父曰謹受命即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汐社力耕之餘淸吟而已高先生隱學嘗嘆曰謝皋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而家業自是蕩然城中里第爲營將所踞圖書法物無一存者所有春雲軒池沼廢爲馬廄乃自以爲入山已深而杜輿起兵管江構禍山中犬牙交錯血瀑腥嵐風鶴之警日至雞犬俱遭物色寨長土團雜沓來過雖邀天幸卒得免禍而危機已遍歷矣辛卯以後始得稍靜而他山府君暨孺人李式公府君暨孺人翁相繼逝世又喪吾前王母

再娶始得舉先君子兄弟而王母又逝先君子兄弟皆
王父所親字也其茶苦益不堪而怡然不改其樂先君
子旣長始返城居得一椽於宫詹府君第中湖上有不
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先生昭武輩遊其上
日唱酬焉望見之者皆知爲咸淳以上人也得年六十
有八而卒生於崇禎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丁
丑五月初二日子二先君暨仲父也乾隆丁巳三月以
不肖祖望邀
恩命貤贈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俱贈孺人贈
公性方嚴跬步不苟而忠孝之行根於天性和州府君

之祭田幾爲羣從所廢贈公以死爭之得止他山府君仲弟亦無後其繼子不肖奉養有闕贈公月致餼以饋之羣從輩或加橫逆勿校也所著有梓里諸忠傳略二卷聽濤樓詩二卷葬於城南和州府君墓旁先君子欲爲贈公作志而未就也凡不肖之所述皆先君子口授之而次之以爲銘銘曰

肥遯之節固窮之操其身則厄其道則高作詩貞石垂之罔極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穆翁先生諱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先宮詹

公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先宮詹公家貧甚舍人之
殁棺衾俱竭力而後備故先生雖世冑蕭然如儒素獨
與兄弟講求佐王之學尤以名節自厲熟於史三漢南
北朝兩唐紀傳背誦如流王節愍公令鄞深器之張督
師蒼水為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
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
負郭田三百金為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儕
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斂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
子已而江上大亂先生驅馳其閒事既不克幅巾歸里
而督師以蒼頭異軍纍蹶纍起倔強山海遂為一

大朝所指目先生買屋於黃巖將以窩置督師之家未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先生自是遂爲目盲一無所見掩關靜坐如袁閎之居土室如范粲之乘柴車言笑俱絕侍者但聞其中夜必有嘆聲於時督師戚里株連者多先生門外邏舟之過不絕顧風波不及焉臨終書末命曰吾未得爲蒼水延一綫汝曹當世奉其祀嗚呼太白之識汾陽其與先生之識督師皆出於風塵物色之外一則爲中興之元老一則爲窮島之孤臣成敗不同而其無愧爲天地間偉人一也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周氏江上

授禮部主事子三其仲爲督師壻者遂居黃巖葬於東錢湖祖墓旁所著有松窻集風格亦九靈山人一輩也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衛先宗伯公之孫二何先生子也二何先生雄於詩其草書尤偉先生詩有父傳而畫馬極似松雪宗伯故清貧二何先生更視財如土隨手而盡至先生遂寠甚同里陸大行文虎與二何先生晉重之婚姻故先生爲陸氏壻大行最持標格羣從子弟少可者獨奇先生曰此郎他日不僅以風雅稱也國難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

社於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樾曾孫劍鍔周氏則尚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宇爀宇爆李氏則尚書康先孫振璣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宇泰吾家則族祖太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子之栻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寓亦願入社謝昌元閭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栻以部曹爲金華朱閣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

城應海上不克俱死守泰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懼禍自降其節己丑監國至翁洲先生爲之治其扉屨則貨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老屋兩閒有時晨炊不給先生畫馬自若監國召之爲樞曹未赴翁洲破而止二陸之居與先生隔一垣姚江王侍郎梟首城上守嫏竊取以歸藏書庫中每年寒食密邀先生出其首以一卮祭之雖其家人有不知也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卯先生與守嫏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明年張尚書難作木千先生以其姻亦幾不免蓋二十年來社中人物或死或生要皆以完節終六朝最重門第

自唐以後始衰今以先生社事觀之乃知故國喬木不可不亟爲封殖而成周分殷民於諸國漢人徙齊楚諸族於茂陵興王之慮所必及也先生被難詩稿散無存者予二宗然宗岐俱國子生而無嗣從孫國泰爲之後雍正甲辰始葬於宗伯墓旁先贈公嘗欲作先生傳而不果予爲此志亦猶先贈公之意也

先公墓石蓋文

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於正寢距生之歲康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得春秋七十有六其時不肖孤祖望方摧毀苫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墓於

李宮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編修九沙之狀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爲念僇民之惘求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并取其與表志足參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燈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煢煢懼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也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最慧甫就塾即遍通諸經大旨親表中有聖童之目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嘆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見也而一歲中多

在牀蓐先公竭束脩所入拮据參苓家日益困不肖年八歲先公於治經外授以通鑑通攷諸書講畢撫摩而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資果餌焉嗚呼先公之於不肖字之艱而教之瘁如此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之貧不能不衣食奔走既不克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強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倚門一慟老淚為枯嗚呼

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伉直不設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其人有善弗掩也尤以尊祖敬宗爲急羣姓中或廢棄先人之遺業必力爭之敗壞先人之遺教必痛責之不改則疾之若讐幾不欲與相見不肖自京師歸先公方作族祖義田宗老六公傳六公者前宋遺民叔和先生暨其子鼎孫謙孫晉孫頤孫鼎孫子耆也實置義田以贍吾宗三世而始備謂不肖曰先世之厚如此子孫弗克守也今以汝之力固有所未逮惟是始祖侍御公墓道荒蕪三春寒食麥飯闕然吾負郭之田十畝欲捐之

以供祀事汝其行之即他日東西南北侍御公無匱祀矣不肯幸得遭逢

大禮貤封兩世焚黃之日先公曰非總憲以上不得封曾祖卽欲貤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無厭也然安得再展一世

恩命乎先公之不忘其祖如此不肖之繼娶於京也本謀迎養而不果既歸婦曹氏以新產女留京先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惘惘焉會得疾不肯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豫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

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詘右故戚戚耳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先公亦疾動臨歿之日坐牀簀閒猶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亟歿之念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吾全氏自宋侍御公遷鄞二十三傳而至先公五世祖諱元立明掌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高祖諱少微和州同知曾祖諱天授知應山縣祖諱大和國子監生本生祖諱大程以諸生徵父諱吾騏以布衣徵令贈翰林院庶吉士世德淸白爲句餘望先公諱書娶吾母蔣氏其年少九歲木阜山之原墓道也先公平日不輕著述比其晚

歲始多作詩至其攷證吾家文獻則所學之精可概見焉舊譜謂北史商洛諸泉乃平東將軍全懌入魏其子暉食邑白水故改爲泉先公曰未敢以爲然也全氏之先出於泉非由全而改也平東之後居商洛則誠有之然唐末雄武節度使師則王蜀之勛臣也其後有金川防禦使師郁孟蜀之藩將也世爲商洛豪宗不聞其改姓也安得指北史諸泉以爲平東之後乎舊譜又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

州也司空公有女葬其封公墓旁即判公女墓故址先公曰此謝臯羽題詩處也不肖又嘗問明南都無詹事而宗伯公自少詹改南都應補何官先公曰應借一級補祭酒先公之致證蓋亦劉道原之流亞而耿介之性復相近焉是爲銘銘曰

在昔柳州志其先人有文炳炳萬年之邮嗟予小子望之淑然聊以告哀敢謂可傳

先府君石榔銘

乾隆巳未三月朋句東全祖望令匠氏爲先府君作石榔告成將以結壙因援漢貫君宋歐公之例而系以詞

詞曰

死欲速朽有爲而言人子之心豈曰其然木峰之南卜云其吉白石不爛斯文不滅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嗚呼先仲父客於外者五十年而卒於京師從子祖望力未能歸其殯也權厝於宣武門之南丁巳祖望將歸省覲而尚未能以殯行乃爲之志先仲父諱馥字子修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生於康熙丁未六月十三日卒於雍正甲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先世系譜之詳以權厝也故弗備嗚呼吾家自遭兵火家業蕩然仲父

少於吾父五歲生未幾時而王母逝其零丁孤苦吾父時時逃之仲父年十八即遊京師借硯田以餬口然其為人豁達大度雖在貧困中於錢幣視之不甚經意其與人交務歸於厚而每失之過同里先輩官於京者如潛尚書芝巖仇侍郎滄柱陳大理心齋胡府丞鹿亭萬編修九沙皆重之橐中游資亦稍裕顧謂黃金身外之物散盡可復來耳同里親舊至京者即館之為之謀其所往不得則衣食之疾病則扶持之急難則調護之死喪則殯殮之雖百施無一報不恤也蓋仲父雖與吾父同產而所見不同吾父嘗述魯齋之言謂為學亦當治

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爲利之謂蓋量入爲出之謂也故吾父介於取亦介於與每遺書必三致意而仲父弗甚省吾父以其久客於京乃資送仲母入京食指愈重客愈多掌司天監者以仲父通星歷薦授博士受任歲餘不自得引疾罷已而仲母連舉二弟吾父遺書促歸日遊興亦當闌矣仲父亦竟弗歸葢其生平之志過侈欲以有得而後歸不知其過之甚也已而仲母以病卒又喪季弟哀樂遞傷始漸困仲父故嗜酒以此得疾久而愈困意氣因日落然偶得數金見以急相告者卽解橐與之未肯以力屈而阻也雍正庚戌祖望入京仲父

見之喜甚急呼酒飲之已而泣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不願歸顧當日之遠志爲何如而今日尚小草乎其待汝成進士吾偕子而歸耳癸丑長弟又殤仲父益怨甲寅五月方遊潞河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旣至醫治小瘳忽復沈篤嘆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矣遂絕嗚呼仲父之生平不無過於疏落然而其意則歸於厚者也以近日世風之偷如仲父者可多得乎而究竟如此天也仲母董氏亦有賢行其在家也撫視祖望如子吾母每言之未嘗不流涕也嗚呼祖望不肖使仲父之殯尚留滯於此誠罪戾也抑尚未有子未能爲

仲父暨後稍待之將卜地而謀歸葬焉謹志

張孺人神誥

嗚呼是爲亡婦張孺人之壙孺人世居鄞江城北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吾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予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雖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孺人嘗以予性地伉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黄人物之報耶予賦長句一

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予集中予自山左還孺人爲予鈔紀遊詩二卷壬子之春孺人臥病牀笫閒而家君子以闈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屬者則秋闈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嗚呼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卽孺人屬纊之辰也哀哉當是時家君子以予方及春試家書秘其事隔歲而始知之而太孺人視婦如所生撫棺一慟絕而復蘇者再嗚呼予之負疚者何如哉孺

人自以年已三十子又獨子累舉息而不育必爲憂之身後止一女未幾亦殤嗟乎予何罪而至斯也孺人之歿十年矣每逢齒痛追憶疇曩之言不禁腸斷孺人生於康熙壬午三月朔日卒於雍正壬子八月二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一乾隆戊午始克葬於城南和州公大冢之旁予去年幸邀大禮孺人例得贈典而以貤封不克及焚黃之日不覺欷歔嗚呼俸錢十萬營奠營齋此鄙言耳固非所加於吾孺人也

殤兒壙銘

殤兒名祖謙小字學郎生而慧甚四歲入塾一年即能略通諸經章句舅氏蔣先生蓼厓嘆曰是聖童也家君收稅於鄉兒隨吾母往省舅忽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是日戲以小刀翦紙傷其指感風三日而篤臨危猶張目曰阿爺來否家君聞兒病馳歸已死及過案上見其題字大驚時年六歲家君自是幾成心疾而吾母亦大病者歲餘兒之死十年而予始生予少時頗自負藐視羣兒家君叱曰汝兄如虎使汝遇之走且僵耳是爲志銘曰吾聞諸圭齋之銘曹生也麟之不爲麏不如殰鷗之不

翰轂不如殽嗚呼造化亦何心哉殰音獨未生而胎敗殽音殺卵不孚也

殤女埋銘

嗚呼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母是時予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於吏部於是吾家秘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訊中夸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予負吾妻亦并負是女也既作張孺人壙志并書磚以納於女墓

先眞志府君墓石蓋文

先眞志府君不肯祖望十四世族祖也其墓在小白山中結眞志菴以守墓明嘉靖中先侍郎府君遊小白嘗

題詩曰眞志先塋三百年至今坏土尚依然是也不知其墓志何以出於人間而又仍歸於吾家先穆翁府君藏焉亦異事也穆翁之孫出以示予予乃補訖其石蓋而合菴僧爲之修墓仍納其中志文出於府君弟頤孫之筆簡質不甚詳但言其以趙宋之故闔門耕讀而已府君偕叔弟本心並修慈湖之學吾家之言學統者嘗自府君始又增置其先人所捐義田蓋儒苑中躬行君子也府君子鼐工於詩詳見家乘而志中皆略之嗚呼府君兄弟不言躬行殆有漢萬石君之風卽此文可見今府君之後遠居翁洲而墓以菴故得無恙然而志之

出已久矣柳州之於其姊以其志未備而記其葢猶之碑陰之例此同時也府君之石出於四百餘年之後而不肯得重取而記之則又碑版文字中所未有也

志文稱大宋不稱大元雖書泰定四年而較之但記甲子者其倔強不異矣

鮚埼亭集外編卷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公年尚未三十已嶽嶽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

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迎之留歸其家飲餞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非爲莫讀書人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吾先生讀書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旱潦相仍催科甚拙已卯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以蜚語削籍襆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

有三樂其一爲蕺山先生來予丁君張孺得與證明所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肅樂也公性恬淡旣罷官卽有投老之意宜與再相頗以延攬淸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宜與不樂公泊如也辛巳漸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還員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欲拒人言

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偸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容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予何逃焉應之

曰予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歟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邈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鎭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幷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豢養庸祿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

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遊容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淸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

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阜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此

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
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
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
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
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
官爵僵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
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
其軍籍職兵則攷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
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
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

亂世而失敎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遯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羲招公居四明洞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祺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

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遺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用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卽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卽成州諸生尋歸應本邑童子試卽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卽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卽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

福之亦雖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奧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脉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留心經濟慼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略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

應之兵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至今長與人有霞舟書院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公諱永祐字爰啓別號聞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崇禎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爲人忼爽英駿篤於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與借之顧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南中大亂預

於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戸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總制尚書張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薦公請以爲北征監軍詔公監平彝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將之兵不得發鶴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謀遣刺客殺之常熟逌牧者勇士也素常謁公幕下公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匆牧累晉謁不得通遂止於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

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故里也即以林學舞與收守之四月　大兵攻海口收出戰累勝而　大兵日益城破學舞收俱死之魯王再出師加公刑部侍郎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爲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爲父子不久即交惡鶴芝亦嘗稱門生於彩已而交鬭而鄭成功深不直彩鶴芝與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畧也黃斌卿尤

猜忌連殺荆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爲親家忌幷其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歸斌卿已而又與斌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畧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閒動卽獲咎如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爲作海上慟哭記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徧得諸帥心鶴芝尤敬公卽斌卿亦與公最相得莫知其所以然也王至台加公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芝之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爲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與吳公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

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執公呵之使跪公衣冠挺立不屈　大兵斫其脅大罵而死大帥幕中有時甲者舊嘗受恩於公者也懼大帥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涔涔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今乃爾耶其血應聲止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螺頭門外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猾比

戶把持長吏而是時以軍興重賦役吳民狡施飛灑詭寄之術奸胥上下其手逋賦以巨萬公下令按產均徭貲算不與匿田不自占及攙他人田爲已產者論如律闔其阡陌原隰於冊而實以人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之奴橫甚公執法治之不少貸民始而怨繼而服時時爲民講禮不使僭踰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所餽遺公以泉水雙罌上之光先歎公之廉內遷車駕主事甫至淮上而國亡南中晉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至而南中又亡公與沈公猶龍夏公允彝等起兵不克走入浙東公以浙中之厄於方王也棄之

入閩而閩中亦厄於鄭氏加公尙寶司卿未幾浙閩相繼亡公時奉其父母以行避兵磧城山中丁亥諸軍次於長垣福安劉公中藻起兵招公同朝於王所卽拜公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劉公開府福安公分軍扼沙埕劉公善治兵能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顧其部下頗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鬚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公語劉公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劉公曰是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公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劉公劉公曰汝今日乃遇段太尉也自是劉公軍士始整肅

公在行閒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船慰勞之皷人奮

厲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

公如父已而　大兵攻福安公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

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勳武伯章義舊與覺以福寧來

歸者也方共守沙埕而覺至公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

浙次於三盤已而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諸所　大

兵圍之蕩吳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遂奉王都翁洲晉

尚書兼掌都察院公見事不可爲而悍帥迭起歎曰此

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嘗悶左右曰絕粒幾

日可死曰七日公曰何緩也然是時風帆浪楫從亡諸

臣多蕉萃無顏色而公手采隱然自皙如故庚寅冬父卒監國令墨衰視事翁洲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絰入見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公曰召則恐諭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翊武而出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公於海長子普毓從死而太夫人傅氏夫人蔣氏及次子普隣有義士匿之或以告之提

督田雄亦服公義弗究也其後歸鍾祥公之死也得年四十有一予讀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謂公與劉公以治兵故有曠林之爭互殺其中軍將以相攻劉公夫人勸之而止此妄言也劉公於公始終無間農祥所記明末事半出無稽不特公傳也

翁洲之難死者甚多而左班則以閣部張公尚書吳公朱公李公吾鄉兵科董公右班則安洋將軍劉公最烈時稱六大忠臣浙中修通志予謂纂修諸君當別立傳諸君因令予具藍本張公劉公董公予已有碑志乃作三尚書狀并碑志移之然卒未立傳也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公名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世農家子至其祖多坐毆死族人論罪抵償公父鳳救之遂傾身事吏吏左右之得脫公父乃終身事吏襲其業公少補諸生奇窮不以屑意時時爲里中鳴不平事與諸長吏相掊拄長吏恨之中以所行不端幾斥知蘭谿縣劉字烈獨知之曰此郞獄獄非池中物力調護之得免成萬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啓壬戌入爲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公身幹魁

傑覘瞻不常習騎射喜談兵山東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公至排羣議用勦集步騎徑前賊衆走公言賊勢窮必入海當伏兵海道以邀之朝議未許而賊已揚帆去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蔭一子八年流賊焚中都陵寢被禍思宗哭於二祖列宗之廟遣官祭慰詔公以漕督兼淮撫公撫東時募得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爲麾下親軍至是許將之至廬鳳脩復園陵以總兵楊御蕃隸焉七月賊十三營至靈寶中州危急上以淮北爲憂詔公以兵二千三百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賊由上蔡

入江北之太和公與御史張任學居守而遣列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振宗良佐竟卻賊而子鳳戰死殺傷相當九年正月總理盧公象昇大攻賊於滁州公以其兵會之賊破走趨壽州公以良佐等戰於蒙城卻之是年冬賊大舉入江陪京震嚴詔公與總理王家楨合擊次年正月公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芳等一戰於陶城鎭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桐城非公分地公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牟文綬救之賊敗走移兵援舒城而分兵戍桐當是時制府殺賊者

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爲盧公秦督爲洪承疇皆稱善殺賊然二家部將如曹文詔曹變蛟祖大樂祖寬皆健鬬所向有功而公軍惟劉良佐稍著勞績其視曹祖亦遠遜公獨以身枝梧其閒指示方畧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則其功也其後盧公以勤王入洪督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皆忤樞府楊嗣昌遭排笮公則否論者頗以此疑公會公以淮北五縣失事臺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而止嗣昌自出督師詔公以諸軍爲應兵而公自行軍

以來頗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雖其後額餉多不至賴前所入以給親軍然謗大起御史姜垛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本用世才自以功過不相掩一旦對力筆吏簿錄且不保乃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當事亦多惜之者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治兵以收後效許之公遂以麾下居京口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治西洋火藥幾三百餘第公子萬化亦任俠召募東陽義烏材武之士以益公軍方具疏待命而許都之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治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公治

兵於江干鞭十人貫三人耳禡祭卽行光先犒之進擊
走都紹興推官陳公子龍在軍因舊識都遂招降之然
使非公一劄之力則亦未肯遽就撫也公未至時萬化
已以家丁禦賊有功而同里給事中姜應甲素不喜公
知東陽縣徐調元亦挾舊隙反誣萬化以交通有狀於
是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議籍公家以助軍
會國變而止論者以為公先在行閒雖不能無過顚棄
瑕補垢尚應在所洗拭至於枌社急難挺身赴鬬而反
因睚眦之隙誣以逆黨是則立功之士皆不能不解體
者矣南中建國吏部尚書徐公石麒再疏薦不許已而

竟起爲兵部尚書御史鄭瑜劾公猶以前事故也時阮大鋮掌戎政公不能有所展尋以左良玉至出督靖南兵禦之大鋮亦繼至而南中亡公方與靖南議奉弘光入浙靖南死部將降公遂以親軍歸議與江上諸公奉迎監國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孫熊兩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首推此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師公欲以東師由江上取杭西師由常山通廣信而閩中詔至張公與熊公議弗受詔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主弗受者謂監國本非有爭名號之心然一返初服則以藩王上表

勢多牽制而閩師亦未必能協力主受者謂不宜先立
異同以啓爭端其後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銜
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泊兵公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
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
縱暴無狀馬士英入其軍人必岌岌以故公之兵卒未
嘗過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公最強又聞公家尚多
財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
萬以報士英之起公爲尚書其悖如此公力禦之監國
以令旨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公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
修宋公署爲行宮迎監國駐其地或曰江上一危婺中

得安枕耶乃止而公亦祇嚴兵自守不能復預進取計矣國安卒首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 王師攻金華公殺招撫使監守三月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而部下士卒無叛心御史傅巖公姻家也家在義烏爲强宗請盡以子弟赴援公泣而許之夜縋而出部將吳邦璿者兵部尚書兌孫也雄健有智畧公初罷淮撫歸嘗以萬金託邦璿至京有所營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歸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公益重之至是挈其家與城守公倚之如左右手有何武者亦部將出戰最力於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藥與之煙焰大起聲

如雷　大兵雖失利然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其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而急過邦璿邦璿方與武語公曰二將軍何語邦璿曰下官等皆應從明公死然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人不如焚之以爲吾輩死所公出袖中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乃共入庫中環坐賓客僕從願從者皆從焉公子萬化尚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公即命從者舉火頃刻藥大發如地震　王師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公不得乃知在灰燼中而傅巖亦死於義烏邦璿妻傅氏亦死公孫都督鈺以奉表入閩亦死浦城

金華城中之民死者亦十九而國安亦卒爲
本朝所誅公開府十餘年前則有阿附武陵之嫌後則
有由貴陽進用之誚及其孤城抗命闔門自盡天下疑
者始大白
野史流傳所記公事多謬吳農祥爲公傳亦然如云
公以四萬金與貴陽及專奉闖是也農祥於公有戚
屬尚不可據予故作事狀以正之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研齋李公天間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
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閣

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皴宮蠣屋之閒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旣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若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冑

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討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鎭臣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浙進士袁霸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鎭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

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為賊所縛遭搒掠乘閒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為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

娥合併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　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駡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　大兵指爲朋至是中軍汪𣪘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縳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詰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𣪘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

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屝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衞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僅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閒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㵎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

聚其家人謀其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柰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敂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旣乃微聞其非眞也遂止吉甫旣歷夫人知翃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

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鸞一木訥女子
今若此而文鸞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
少屈莫不以爲眞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
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鸞就道
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鸞密取歸養
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
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
郎既覊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
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
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

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予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怨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褒邈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鮚埼亭集外編卷九終